大莊嚴論經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大莊嚴論經卷第八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（四五）

復次，治身心病唯有佛語，是故應勤聽於說法。

我昔曾聞，漢地王子眼中生瞙遍覆其目，遂至闇冥無所覩見，種種療治不能瘳除。時竺叉尸羅國有諸商估來詣漢土，時漢國王問估客言：「我子患目，爾等遠來頗能治不？」估客答言：「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，唯彼能治。」時王聞已即大資嚴，便送其子向竺叉尸羅國，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吾從遠方故來療目，唯願哀愍為我治眼。」爾時尊者許為治眼，多作銅盞賦與大眾，語諸人言：「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。」因即為說《十二緣經》。眾會聞已啼泣流淚，以椀承取聚集眾淚向王子所。尊者瞿沙即取眾淚置右掌中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已宣說，　　甚深十二緣，

能除無明闇，　　聞者皆流淚。

此語若實者，　　當集眾人淚，

人天夜叉中，　　諸水所不及，

以洗王子眼，　　離障得明淨。」

尋即以淚洗，　　膚翳得消除。

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，為欲增長大眾信心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佛法極真實，　　能速除翳障，

此淚亦能除，　　如日消冰雪。」

是諸大眾見是事已，合掌恭敬倍生信心，得未曾有身毛驚豎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所作希有，　　猶如現神足，

醫藥所不療，　　淚洗能除患。」

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，尊者瞿沙告諸眾會：「雖為是事，此不為難。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，能令聞者悲感垂淚。婆須之龍吐大惡毒，夜叉惡鬼遍滿舍宅，吉毘坻陀羅根本厭道，此淚悉能消滅無遺，是乃為難！況斯翳障，猶如蚊翅而除滅之，何足為難？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，此淚亦能消滅。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，以淚灑之軍陣退散。一切種智所修集法，其誰聞者而不雨淚？然以此淚能禳災患，唯除宿業。」彼時王子既得眼已歡喜踊躍，又聞說法厭患生死，得須陀洹果，生希有想，即說偈言：

「誰得聞佛法，　　而不生歡喜？

我已深敬信，　　至心聽說法。

耳聞希有事，　　目患亦消除，

慧眼與肉眼，　　俱悉得清淨。

治眼中最上，　　無過於大仙，

我今稽首禮，　　眾醫中最勝。

以一智寶藥，　　開我二眼淨，

世間有心人，　　誰不敬信者？

若設有少智，　　云何不生信？

釋迦牟尼尊，　　眾生之慈父，

言說甚美妙，　　柔和可愛樂，

濟拔事已竟，　　得達于彼岸。

意根法微細，　　作意當解了，

乃至邊地人，　　亦能得開悟。」

（四六）

復次，若得四不壞淨，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物，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罪人應就刑法，時旃陀羅次當刑人。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，不肯殺人，典刑戮者極生瞋忿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欲違王憲法耶？」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：「汝甚無智，王今何必苦我殺人？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，聖種中生名曰法身，不屬於王，非所制也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釋迦牟尼尊，　　具一切種智，

因時能教化，　　滅除一切過。

閻羅王之法，　　果時始教化，

臨苦為說苦，　　易壞亦可違。」

時典刑戮者，以此人違犯王禁，即將詣王，言：「此旃陀羅不用王教。」王語之言：「汝何故不用王教？」白言：「大王！今應生信發歡喜心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除我三毒垢，　　獲得寂滅因，

無上之大悲，　　十力世尊所，

受持於禁戒，　　乃至蚊蟻子，

猶不起害心，　　何況於人耶？」

時王語言：「汝若不殺，自命不全。」此優婆塞見諦氣勢，便於王所抗對不難，而作是言：「此身隨王，王於我身極得自在。如我意者，雖帝釋教我猶不隨。」王聞此語極大瞋忿，勅令使殺。彼旃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，王遂殺之有二人在，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不肯殺，王又殺之，至第七者又不肯殺，王復殺之。老母啟王：「第七小者為我寬放。」王言：「今此人者是汝何物？」老母答言：「皆是我兒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前六者非汝子耶？」答言：「亦是。」王言：「汝何以獨為第七子耶？」爾時老母，即說偈言：

「大王應當知，　　六子皆見諦，

悉是佛真子，　　決定不作惡，

是故我不畏。　　今此第七子，

猶是凡夫人，　　脫為身命逼，

造作諸惡業。　　是故我今者，

求王請其命，　　人王得自在，

唯願活此子。　　臨終時恐怖，

或能造諸惡，　　凡夫臨死時，

但覩其現身，　　不見於後事，

能觀後世報，　　非凡夫境界。」

爾時大王而作是言：「我於外道未聞是語，今說因果了如明燈。」旃陀羅口作如是說，王生決定意，名為賢聖村，非是旃陀羅，雖名旃陀羅，實修苦行者，自命尚不惜，況應諸親屬，護戒劇護財，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。即說偈言：

「世人觀種族，　　不觀內禁戒，

護戒為種族，　　設不護戒者，

種族當滅壞。　　我是旃陀羅，

彼是淨戒者，　　彼生旃陀羅，

作業實清淨，　　我雖生王種，

實是旃陀羅。　　我無悲愍心，

極惡殺賢人，　　我實旃陀羅。」

爾時大王將諸眷屬，詣於塚間供養其屍，王復說偈言：

「此覆善功德，　　如灰而覆火，

口雖不自說，　　作業已顯現。

帝釋常供養，　　如是堅行者，

不惜己身命，　　而護於戒行。」

爾時彼王將諸群臣、數千億婆羅門等，步詣塚間而作是言：「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，實是大仙人。」積聚死屍為其墮淚，王復說偈言：

「勇健持戒者，　　以刀分解身，

尸骸委在地，　　血泥以塗身，

以持禁戒故，　　今日捨此身。

堅心不犯惡，　　守戒而至死，

得佛法味者，　　智者皆應爾。」

王復說偈言：

「愚癡之所盲，　　貪欲之垢污，

著我所諸根，　　掉動而不定。

不計於惡業，　　但取現在樂，

結使垢塗污，　　智者常觀察。

身財危脆想，　　亦如河岸樹，

終不造惡業，　　智水洗心垢。」

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，敬尚法故繞屍三匝，長跪合掌，而說偈言：

「南無歸命法，　　善能觀察者，

捨於短促命，　　而不捨於法。

假設入火林，　　見諦毀禁戒，

終無有是處，　　此即是明證。

此人持佛語，　　終無有二志，

臥於泥血中，　　以護佛戒故。

此屍以火焚，　　即變為灰土，

持戒善法名，　　同於世界盡。」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欲示證道無有變異。佛說見諦終無毀破，四大可破，四不壞淨終不可壞。

（四七）

復次，心有憍慢無惡不造，慢雖自高名自卑下，是故應當斷於憍慢。

我昔曾聞，佛成道不久，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，煩惱既斷鬚髮自落，隨從世尊往詣迦毘羅衛國，如佛本行中廣說。閱頭檀王受化調順，諸釋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，佛婆伽婆，一身觀者無有厭足，身體豐滿不肥不瘦，婆羅門等苦行來久，身形羸弊，雖內懷道外貌極惡，隨逐佛行甚不相稱。爾時父王作是念言：「若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，得相稱副。」作是念已，擊鼓唱言：「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出家。」即奉王勅，家遣一人度令出家。時優波離為諸釋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，釋等語言：「何故涕泣？」優波離言：「今汝釋子盡皆出家，我何由活？」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，出家諸釋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，盡與優波離，語優波離言：「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。」優波離聞是語已，即生厭離而作是言：「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，我今何為而收取之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是諸釋種等，　　棄捨諸珍寶，

如捐惡糞掃，　　并及諸草葉，

彼捨於愛著，　　云何方貪取？

我設取寶聚，　　內心必貪著，

計為我所有，　　是則為大患。

諸釋捨所患，　　我今設取者，

是為大過患。　　譬如人吐食，

狗來噉食之，　　我收他所棄，

與狗有何異？　　我今畏寶聚，

如離四種毒，　　善根內觸發，

不貪戀寶聚。　　我今必棄捨，

欲向世尊所，　　求索出家法。」

時優波離說此偈已，復說偈言：

「見他得勝法，　　始生欣尚心，

願令我己身，　　同彼獲勝事，

我今欲自出，　　當勤作方便。」

時優波離復作念言：「我今決定必當出家，但當勤求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，釋種剎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，婆羅門剎利二姓俱貴，然我首陀其姓卑下，復為賤役，於

彼勝中求索出家，為可得不？我於今者有何勢力？云何此中而得出家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剎利姓純淨，　婆羅門多學，

生處如摩尼，　皆共聚集此。

我身首陀種，　云何得參豫？

如似破碎鐵，　間錯於真金。

婆伽婆佛陀，　我聞具種智，

今我當往彼，　悲愍一切者。

應淨不應淨，　應出不應出，

一切外道眾，　不知解脫處；

唯有滅結者，　能知於解脫。」

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，胡跪合掌右膝著地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於四種姓中，　俱得出家不？

涅槃解脫樂，　我等可得耶？

善哉救世者，　大悲普平等，

哀愍願聽我，　得及出家次。」

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，善根淳熟應可化度，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，而告之言：「聽汝出家。外道祕法不示弟子，如來不爾，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，示其勝道而拔濟之，猶市賣物不選貴賤，佛法亦爾，不擇貧富及以種姓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誰渴飲清流，　　而不充虛乏？

誰秉熾然燈，　　而不滅黑闇？

一切種智法，　　普共一切有，

誰有修行者，　　不得勝妙義？

譬如食石蜜，　　貴賤等除陰，

剎利婆羅門，　　佛法普平等，

得盡三有時，　　諸姓等無異。

譬如三種藥，　　對治風冷熱，

藥不擇種姓，　　貴賤皆能治。

法藥亦如是，　　能治貪恚癡，

四姓悉皆除，　　高下無差別。

又如火燒物，　　不擇好惡薪，

毒螫亦如火，　　不擇貴與賤。

猶如水洗浴，　　四姓皆除垢，

盡苦之邊際，　　諸種普得離。」

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，出深遠聲猶如雷音，如大龍王，亦如牛王，如迦陵頻伽聲，亦如蜂王，又如人王，如天伎樂，出梵音聲告優波離：「樂出家不？」優波離聞是聲已

心生歡喜，叉手白佛：「願樂出家。」佛告之曰：「優波離！善來比丘！汝今於此善修梵行。」聞是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，威儀齊整，諸根寂定，如舊比丘。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，佛言：「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。」爾時世尊語諸釋種：「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。」上座憍陳如、阿毘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禮，優波離最在下坐，釋賢王於諸釋中最為導首。爾時諸釋敬順佛教，次第禮足至優波離，見其足異，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，時諸釋等甚用驚怪，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崖迴波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日種剎利之姓，世所尊重，云何今者於己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為禮敬？我等今當向佛世尊具說上事。」白佛：「世尊！優波離所亦敬禮耶？」佛告釋種：「今我種，此法斷憍慢處。」時諸釋種白佛言：「此首陀羅種。」佛告之曰：「一切無常，種姓不定，無常一味，種姓亦爾，有何差別？」時諸釋種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剃髮之種，我等日姓中出。」佛告釋等：「一切世間如夢如幻，種姓之中有何差別？」諸釋種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是僕使，我等是主。」佛答釋言：「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，未脫生死，貴賤無異，捨汝憍慢。」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，合掌向佛，懷疑猶豫而作是言：「必使我等禮優波離足耶？」佛告釋種：「非獨於我，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。」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，儼然而住如樹無風，心意愁惱皆同聲言：「我等云何違佛教勅？宜順佛教。」先舊智人作如是語：「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，為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。」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，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，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，為優波離接足作禮。當禮之時，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，諸天唱言：「釋種今日憍慢山崩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嗚呼捨憍慢，　　種族色力財，

隨順於佛教，　　如樹隨風傾。

日種剎利姓，　　頂禮優波離，

除捨我慢心，　　諸根皆寂定。

諸大勝人等，　　真實無諂偽，

福利眾德備，　　其數如竹林。

名聞婆羅門，　　貴族剎利等，

如是名德眾，　　入於牟尼法，

莊嚴諸聖眾，　　如星圍繞月，

羅列在空中，　　嗚呼法熾盛。

如來之大海，　　最上功德水，

湛然溢其中，　　眾河之所歸。

世間眾勝智，　　無不歸佛法，

人天眾增長，　　苦是出要道。

如來善分別，　　說法滅憍慢，

弟子眾一味，　　如海等一味。」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佛法出於世，為斷憍慢故。

（四八）

復次，得見諦者，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，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。

我昔曾聞，首羅居士甚大慳恪，舍利弗等往返其家，而說偈言：

「惡道深如海，　　亂心如濁水，

為慳流所漂，　　言則稱無物。

嫉妬之大河，　　邪見魚鼈眾，

充滿如是處，　　漂流不止息。

今當拔慳根，　　成就施果報，

大悲之世尊，　　無畏之釋子，

見諸沒苦厄，　　我等應救濟。」

爾時尊者摩訶迦葉，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長者家，而讚布施。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刺心，語迦葉言：「汝為受請？為欲乞食？」迦葉答言：「我常乞食。」長者語言：「汝若乞食宜應及時。」迦葉即去。如是舍利弗、目連等諸大弟子次第至家，都不承待。爾時世尊往到其家，語首羅言：「汝今應修五大施。」首羅聞已心大愁惱，作是思惟：「我尚不能修於小施，云何語我作五大施？如來法中豈無餘法？諸弟子等教我布施，世尊今者亦教布施。」作是念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微細小施尚不能作，況當五大施乎？」佛告長者：「不殺名為大施，不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如是等名為五大施。」聞是語已心大歡喜，作是思惟：「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，何為不作？」作是念已，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是調御丈夫，此實不虛，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？誰不敬從無敢違者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色貌無等倫，　　才辯非世有，

世尊知時說，　　梵音辭美妙，

所說終不虛，　　聞者盡獲果。」

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，即入庫藏取二張[(畾/且)*毛]欲用施佛，又自思惟，猶以為多欲與一張。又復更思，嫌其少故還與二張。佛知心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施時鬪諍時，　　二俱同等說，

二德都不住，　　儜劣丈夫所，

施時鬪諍時，　　等同所作緣。」

爾時首羅聞是偈已，如來世尊知我所念，歡喜踊躍破於慳悋捉[疊*毛]施佛。佛知首羅至心歡喜，如應說法，破首羅二十億我見根，得須陀洹。爾時世尊即從坐起還其所止，首羅歡喜送佛，還于其家，心生欣慶。爾時魔王見首羅歡喜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心。」作是念已，化作佛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至首羅家，即說偈言：

「身如淨金山，　　圓光極熾盛，

自在化變現，　　庠步如象王，

來入首羅門，　　如日入白雲，

覩者無厭足，　　明如百千日。」

爾時光照首羅家，首羅驚疑為是何人？即說偈言：

「如融真金聚，　　充滿我家中，

猶日從地出，　　其光倍常明。」

說是偈已極生歡喜，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作是言：「我有大福，如來今者再入我家，雖復再來不為希有。何以故？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。」復說偈言：

「頭如摩陀果，　　膚如淨真金，

眉間白毫相，　　其目淨脩廣，

如開敷青蓮，　　寂定上調伏，

無畏徐庠步，　　容貌殊特妙，

圓光滿一尋，　　如用自莊嚴，

勇猛自唱言，　　我今真是佛。」

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，告首羅言：「我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，修八正道滅五受陰，此是邪說。」時彼首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怪：「貌相似佛所說乃非，我為是夢？為心顛倒？聽其所說甚為貪嫉，是何惡人化作佛形，如華聚中有黑毒蛇。我今審知此定是魔，如賣針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。汝今波旬！聽我佛子之所宣說。」偈言：

「鵝翅扇須彌，　　尚可令傾動，

欲令見諦心，　　傾動隨汝者，

終無有是處。　　汝可惑肉眼，

不能惑法眼，　　佛知此事故，

而作如是說。　　肉眼甚微劣，

不能別真偽，　　若得法眼者，

即見牟尼尊。　　我得法眼淨，

見於滅結者，　　終不隨汝語，

汝徒自疲勞，　　不能見惑亂。

吾今諦知汝，　　實是惡波旬，

見四真諦人，　　終不可移動。

如以金塗錢，　　欲誑賣金家，

此事亦難成，　　外現其金相，

其內實是銅。　　猶如以虎皮，

用覆於驢上，　　形色惑肉眼，

出言知汝虛。　　如火有冷相，

風相恒常住，　　假使日光闇，

月可作熱相，　　不能使見諦，

而有動轉心。　　設使滿世界，

草木及瓦石，　　麋鹿禽狩等，

悉皆作佛像，　　不能動我意，

令有變異相，　　況汝一魔身，

而能動搖我？　　首羅種種說，

苦切責波旬，　　猶如勇健人，

入陣擊停者。　　時魔即恐怖，

速疾還天宮。　　師子王住處，

象到尋突走；　　波旬亦如是，

見諦所住處，　　諸魔不敢停。」

（四九）

復次，不得禪定，於命終時不得決定。

我昔曾聞，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，王所親愛，為讒謗故繫於獄中，又更譖毀，王大忿怒遣人殺之。時諸眷屬皆來圍繞，而語之言：「汝聰明知見過於人表，汝今云何其心擾動？今死時至，何事最苦？」那迦答言：「畏死恐怖，心不能定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先於父母，　諸親及眷屬，
離別生憂惱，　以為苦中極。
方今死時苦，　彼苦皆輕微，
思計眾苦中，　死苦亦不大。
莫知所生處，　心身燋熱惱，
今去極速疾，　不知所趣處。
身既不離欲，　誰能不驚懼？
精神甚荒擾，　如盲涉長路。
竟知何所向？　心意極頹捨，
猶如沙聚散，　無可遮制處。
如佛之所說，　心存由心使，
我今倒錯亂，　難得生善處。
由心自在故，　隨意取諸趣，
今我心躁擾，　不能持令住。

我昔來愚淺，　　貪著五欲樂，

不能觀內身，　　繫念於善處。

依止何山林，　　端坐而繫念，

如此上妙事，　　今方生願羨，

彼得伏藏禪，　　安樂寂靜故。

我念牟尼說，　　三偈之句義，

放逸行非法，　　修行非所作，

棄捨於義利，　　貪著所愛處。

方欲修善處，　　不覺死卒至。

離彼平正道，　　逐此邪嶮徑，

如軸折頓住，　　坐守極愁惱。

越於如實法，　　修行非理事，

愚凡夫死至，　　軸折守愁惱。

「何緣故說是？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，臨終驚怖方習禪觀，以不破五欲故，莫知所至悔恨驚怖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智者應繫念，　　除破五欲想，

精勤執心者，　　終時無悔恨。

心意既專至，　　無有錯亂念，

智者勤捉心，　　臨終意不散。

專精於境界，　　不習心專至，

臨終必散亂。　　心若散亂者，

如調馬用磴，　　若其鬪戰時，

迴旋不直行。」

不善觀者不攝五根，設臨終時心難禁制，如庫藏中鎧鉀朽故，臨敵將戰器鉀散壞，不習撿心命終亦爾。

（五〇）

復次，有實功德應當供養，智者宜應恭敬有德。

我昔曾聞，阿越提國，其王名曰因提拔摩，有弟名須利拔摩，為諍國故二人共鬪。須利拔摩擲羂羂因提拔摩頭，羂已急挽，因提拔摩極大恐怖，作是願言：「今若得脫，當於佛法中作般遮于瑟會。」作是願時羂索即絕，於佛法僧深生信敬，即勅大臣名浮者延蜜多，營般遮于瑟。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于瑟，使人益食。時彼大臣處上座頭，坐見上座比丘留半分食，呪願已訖，以此餘食盛著鉢中從坐起去，如是再三。大臣見已生不信心，作是思惟：「如此比丘必不清淨。」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。王問大臣：「卿極得信心？」臣答王言：「不得信心。何以故？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坐起去，必以此食與他婦女，我生疑惑。」王聞是語，兩手覆耳，告大臣曰：「莫作斯語，汝今莫妄稱量於人。汝無智力，云何而能分別前人？如佛言曰：『若妄稱量眾生，必為自傷。』汝莫作是顛倒邪見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戒定慧寂滅，　　得多聞覺慧，

此是善逝子，　　隱藏於功德，

猶如灰覆火，　　久處智戒行。

世尊之所說，　　汝不共住止，

云何知其行？　　佛說菴羅果，

喻於四種人，　　唯善丈夫者，

善能知分別。　　有佛世尊說，

及與佛等者，　　乃可稱量人。

是故汝不應，　　輕蔑佛弟子，

橫生分別想。　　譬如伏藏中，

以土覆其上，　　誰知下有寶？

汝住不須去，　　自當往觀察。

我從今已往，　　躬當供養僧，

愚癡服好藥，　　便變成於毒。」

爾時大王躬詣僧中，供養眾僧，手自斟酌。爾時上座如前留食，呪願已訖即便持去。王即逐上座後，語上座言：「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令捉。」于時上座難不與鉢，強隨索鉢，乃至真陀羅村不欲與鉢。時彼上座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知汝淨信，　　悲愍能拔濟，

王雖生濁世，　　威儀甚嚴整，

上世諸勝王，　猶故不能及。

不知我戒行，　但見其出家，

未曾有往來，　亦無有返報，

而能深愛敬，　恩過於慈父。

雖不見汝心，　諸根皆和悅，

日出於空中，　密雲覆不現，

雖有此翳障，　花敷知日出。

知王有深信，　奇特未曾有，

能卑下自屈，　欲為我執鉢，

榮貴福利具，　然能不憍逸。

諸王得自在，　憍慢盲其目，

用造諸惡業，　顛墜多缺失。

勇捍有智力，　善解用財施，

觀身如幻炎，　知取堅實法。

略說而言之，　一切皆增長，

如汝自調順，　教化中最上。

賢勝所行道，　共眾隨順行。

「我今既受王供，王以下心從我索鉢，供養已足，不須取鉢。」爾時彼王遂更慇懃，重隨索鉢，比丘念言：「今王何故欲得我鉢？」即入定觀，知王欲用調伏大臣故，是以索鉢。即說偈言：

「凡夫愚闇人，　　欲動須彌山，

我今當與鉢，　　以護其心意。

欲當有毀譽，　　我心都無異，

於我生不信，　　損減眾多人。」

說是偈已捨鉢與王。王尋捉鉢，猶如象鼻捉青蓮花，逐比丘去到旃陀羅家。時彼比丘命王入舍，王不肯入於門前住。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，具足天眼能知他心，又知他人善根因緣。時彼老母即白王言：「王勿怯弱，來入我舍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不應生疑，　　此首陀會舍，

非旃陀羅家，　　首子得羅漢。

第三須陀洹，　　我是一切智，

佛之優婆夷，　　住於阿那含。

汝但觀戒行，　　莫問出生處，

但取我道德，　　莫觀家眷屬。

最後生此家，　　功德有殊勝，

如似沙石間，　　能出好真金。

伊蘭能出火，　　淤泥生蓮花，

觀人取道德，　　何必其族姓？

伊蘭與栴檀，　　然火皆熟物，

二俱有所成，　　功德等無異。」

王聞老母說是偈已，「嗚呼乃是法中大人，佛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，佛所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吼。」王又思惟：「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，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。」王復說偈言：

「但當供養德，　　不應觀生處，

婆羅門說喻，　　淤泥生蓮花。

天與阿修羅，　　敬戴著頂上，

婆羅門有過，　　智者皆棄捨。

彼若造作惡，　　可說無過耶？

然實是過罪。　　旃陀有德者，

豈可不取耶？　　實復有功德。

如此旃陀羅，　　我應生供養。

如是旃陀羅，　　山林修苦行，

此名為仙聖，　　非是旃陀羅。

旃陀羅殺鹿，　　王者食其肉，

彼之所造箭，　　亦復取用射。

以是因緣故，　　我應隨順行，

旃陀有德者，　　云何不採取？」

說此偈已王入其家，長跪合掌作是思惟：「先禮老母？應先禮佛？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正道，能示一切眾生安隱正道，應先禮佛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南無苦行仙，　　醫王中最上，

我今以佛故，　　敬禮於下賤。

如依須彌山，　　烏鹿同金色，

從他聞此事，　　我今現證知。

依佛須彌山，　　賤者皆可貴，

一切種智海，　　淨意度彼岸。

唯佛救世間，　　慈等無惡意，

於諸眾生等，　　能為最親厚。

能於一解脫，　　分別說多種，

外道狂顛倒，　　橫分別種姓。」

爾時大王說是偈已，作禮而去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八